



华夏全媒体
主管主办
华夏日报社出版
国际标准刊号
ISSN2521-0289

编委会

江单 尹万塘 张华勇
黄浩 李增勇 龚德贤
张邦毛 许平安 董哲

顾问 | 邓飞 方智平
李凌

社长、总编辑 | 江单
常务副总编辑 | 尹万塘

执行社长 | 黄浩
副社长 | 李增勇 钱正云 龚德贤
执行总编辑 | 张华勇
副总编辑 | 朱文强 张存猛

采访中心

主任 | 董哲 (兼)

新闻中心

主任 | 罗阳

评论新闻中心
主任 | 张颖

经济新闻中心
主任 | 龙腾

区域新闻中心
主任 | 潘利求

文旅新闻中心
主任 | 许平安 (兼)

群众工作中心 (内参部)

主任 | 张学江

国际新闻中心
主任 | 黄浩 (兼)

融媒体中心
主任 | 罗明荣

新闻影像中心
主任 | 古风

品牌战略中心
主任 | 罗文

营商环境研究中心
主任 | 黄开堂

副刊编辑部 / 《思想者》编辑部

主任 | 唐吉民

思想者电台

主编 | 郭园

驻境外记者

驻澳门记者 | 王强

驻台北记者 | 黄昭蓉

驻东京记者 | 向建国

驻新加坡记者 | 毛周

驻新德里记者 | 黄朝

驻阿拉木图记者 | 周璐

驻耶路撒冷记者 | 贺友

驻加州记者 | 黄浩

驻开罗记者 | 吴志刚

驻莫斯科记者 | 朱可夫

驻奥斯陆记者 | 向建军

驻伦敦记者 | 邓联辉

驻巴黎记者 | 卢伟平

驻巴西利亚记者 | 尹志强

驻堪培拉记者 | 欧阳子

车德臣之冤：大家都做得，车同志就做不得？

三点钟起虾，却两点钟醒来，只得没事找事，为重庆燃气被免职的车德臣同志喊冤。倘若这有达官贵人听得进去，车同志因而得以平反，万望车同志报恩于江渚老人，拉一根燃气管道到江渚，免却老渔民砍柴换气罐之苦。

当然，除了功利心外，也有情感因素。江渚老人受《水浒传》毒害不浅，一贯喜欢拉关系交朋友。因居住之地为湖北省公安县曾埠头村，此地出了一个让后生只能膜拜而无法学习的楷模，唤作车胤，著名的进入三字经的囊萤读书的牛人。据说在当

时很有名气，湖南澧县津市安乡等地也一直努力把他拉进老乡群。可见其社会影响力与历史地位，只怕还远高于所谓公安三袁(明朝文学家，公安县目前的宣传语是三袁故里，题外话不展开)。

我在车胤故乡居住久了，凡是姓车的都像亲人一般。如今看到重庆燃气的车德臣同志被欺负，自然要挺胸而出，公开为车喊冤。

一、根据公开资料，车同志在位期间，重庆燃气的效益巨额增长，这说明车的能力突出，贡献巨大，为国有企业创收增收呕心沥血，为

鸡的屁和国家税收贡献了不可缺少的数字。这样的好同志，现在不多了。网民应提高警惕，不要人云亦云，小心被境外部分势力操控，毁了国之干城。重庆部分市民，也应以大局为重，不要小市民。要爱护保卫国家的功臣车同志。

二、根据重庆市的通报，重庆燃气并没有故意多收，表更没有有问题，只是沟通问题，计价方式问题，计价系统神奇地只多收不少收的问题等等，都是无直接责任的问题。该通报还贴心地指出，重庆燃气现在人力严重不足。大

家想想看，在如此人力不足的情况下，还取得巨额经济增长，不更证明车同志人才难得么？因管理中的小问题就小题大作，将国家的功臣撤职，不正中了境外的下怀吗？

三、同样情况下，只有重庆处理最重。因市民反映强烈，成都燃气也暴露出和重庆燃气类似的问题，官方通报(有兴趣可以搜一下)基本和重庆一样，相当于成都燃气的解释说明。不过成都更柔和，更爱护干部，只字不提处理责任人。更爱护干部的还有长沙等地。虽然全国很多地方老百姓也

在反映换表后气价上涨异常，但无人查处，无人说明。这更彰显车同志的冤枉和倒楣。大家都做得，车同志就做不得？

值得欣慰的是，据说车同志还是重庆燃气上级单位的副总裁，并没有被一撸到底，相当于将村支书兼任的妇女主任一职免掉，只是心理不舒服，实际上无影响。

这样看来，组织上是暖人的。江渚老人瞎操心了！

■首席评论员 李克炎

清华女生朱令中毒案需要一个交代

这是一桩必定载入史册的案件，即便至今它依然悬而未决。

近日，清华大学女学生朱令30年前被毒杀，其父亲吴承之已向最高人民检察院要求重启调查。

耄耋之年的吴承之说，之所以不能忘记此案，是因为“朱令本来就是被人投毒的”。“很冤啊！所以我们就要给她申诉，把事情搞清楚。”

很冤，不能忘却。我们需要对这桩看起来事实清晰而又疑点重重的案件一个交代。

朱令是清华大学92级学生，多才多艺，

1994年底开始突发怪病，之后被确诊为剧毒物砷中毒，导致她脑神经受损，全身瘫痪。

根据已披露的信息来看，朱令分别在1994年和1995年两次出现中毒症状。砷是一种剧毒的化学物质，普通人难以接触到。

朱令室友孙维是当时学校中能够接触到砷的七个人之一，并且有机会接触朱令的日常用品。警方称她是“唯一能接触到砷的学生”，并进行调查，但后来因各种原因又被释放。

令人惊愕的是，在朱令中毒后，其宿舍发生盗窃案，但只有朱令

的洗漱用品丢失，其他同学的物品未受影响。

当年的调查，因为时间延误、监控设施缺乏、犯罪痕迹物证灭失等原因，未能获取直接证据认定犯罪嫌疑人，最终无果而终。

嫌疑人逍遥法外，自由快活。而朱令从此饱受砷毒的伤害，生活不能自理，全靠年迈的双亲照顾，直到2023年12月22日去世。

时至今日，仍然有大量的网友关注朱令案。他们为她鸣冤不平，为吴承之二老人遭遇悲叹，他们的人生半数几乎都在煎熬与寻求真相中度过。罪犯之恶，

逞一时之快，毁掉全家

人生。如今，朱令不在，她的父母也年迈忧余，我们这个号称“公平公正法治”的社会是不是应该还他们一个真相呢？

虽然我们无法断定权力是否左右了这起案件，但案件过程中明显的失职失察是否可以被问责，被追究呢。

朱令案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刑事案件。它备受关注，它所涉及的诸多争议和疑点都挑拨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神经。我们时时发问，如果有同样的遭遇会如何？政府是否能为每一

个受害者主持公道？我们的权力机构是否有正面对问题的担当和勇气？

4月15日，朱令父亲吴承之向最高检递交《侦查监督申请》，请求“对朱令被投毒一案侦查过程中有关部门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对其提出纠正意见或者检察建议并督促其对该案继续侦查”。

法不刚，则民无信，民无信，则国难安。愿朱令案真相大白。

■特约评论员 谢帝

逼农民补交“增补承包费” 这是恶人治村典型样本

之所以叫“恶人治村”，完全是因为这些人把“恶”表演的过于赤裸裸了，这种不加掩饰的“恶”在20多年前的农村还算普遍，但放到如今来看，终究还是格格不入了。

事情发端于内蒙古开鲁县，十几户农民在20年前承包了建华镇双胜村6000亩土地，期间，他们每亩地先后投入一万多元，不断翻地，养地，甚至从南方专门运来肥料，最终，农民把当年5块钱都没人承包的草甸地变成了水浇地，玉米亩产约1700斤。2018年，这些原来的草地被国家认定为耕地。于是，当地政府和村委会便以草地变成耕地为由，拒绝履行农民的

土地承包合同，如果要继续执行，农民需要每亩再交200元钱，总费用在100多万，这项费用被当地称为“增补承包费”，否则就不能耕种。

这颇有一种猴子偷桃的意味。在当地农民看来，他们的土地承包合同并未到期，而且在2022年就交清了全部承包费，村里没有权利把他们的地收回去。

如今，如果不补交100多万的“增补承包费”，他们将无法继续耕种，而谷雨已过，当地镇政府不仅派人24小时“看护”着这些本该耕种的地以防农民耕种，还带领公安人员到现场阻止承包户春耕翻地，并以哄抢集体资源

为由，把一位在地里干活的承包户抓走。

当地政府的这种行为显然激怒了当地农民，他们认为，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前提下，无论如何，都不该阻止他们进行春耕，他们不断反映，直到记者前来报道，在记者的镜头前，当地政府的相关人员上演了一幕幕魑魅魍魉的小戏码。

我们似乎很难想象，如今依然有如此低素质的人在充斥在基层，他们是与农民直接打交道的政府公职人员，是村民自治组织的带头人，但他们都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依法依规，为人民服务。

《聚焦三农》栏目的报道中，出现了镇长、

副书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副主任，还有一个警察，他们在面对农民时所表现出来的蛮横、无理，典型的权力肆意妄为。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职权干涉农村土地承包或者变更、解除承包合同。这是法律明确规定的，但在这些人眼中，他们似乎可以僭越一切阻碍他们滥用权力的法规。

小官大权，视国家法律法规于无物，当恶人治村的现象萌生了回光返照之势，这是动了我们的根基。

20多年前，有这样一句话，是湖北的一位名叫李昌平的乡党委书记给时任国务院领导的一封信中说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

真危险”。

组织的力量是强大的，与政权相接合的组织力量尤为强大。中国农民尽管人数众多，可是他们过于分散，没有足以抵御压制的组织资源，而乡村干部却是严密组织起来的，他们是国家政权在农村的合法代理者。如果这个代理者，哪怕只是其中的少数人，把国家政权的意志抛到一边，凭借政权的组织资源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这将是十分可怕的！

汉朝桓宽著《盐铁论》就曾指出：“世不患无法，而患无必行之法。”

■首席评论员 朱文强